



{ 次 目 二 騰 }

○禪宗正脉

自第十六卷

至第二十卷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自第一卷

至第十五卷

禪宗正脉卷第十六

〔明賞〕

青原

曹洞宗

山○抗○宗○排○宗○龍○韓○歐○禮○
洞○抗○韓○仁○袞○琦○陽○之○
○仁○賜○大○號○覺○洞○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香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為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大師。韓琦大參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貴隨鶻鼠狂。至中夜而化。閻羅不壞者五日。頂曰耳曰舌曰量真曰數珠。其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磧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鐔津。盛行于世。

洪州太守許式參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闍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開管西州大望。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個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屎斗。

王礎禪師。韶州出家。卯角圓頂。篤志道學。餐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即募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汗圓通禪師院。皇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教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次覺禪師。○上堂太。陽東昇。槃破大千之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作麼生。長久。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參○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醉不迷。是甚麼人。分上事○上堂。言鋒纔發。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逐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中不。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聖香臺下座。

承天簡禪師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莫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華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遊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搗衣。

支那

大藏經

禪宗正脉第十六

卷二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洞

九峯韶禪師上堂。山僧說禪。如蛇蟻吐油。想著便出。若不提著。一箇也無。何故。既為不會看讀古今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

及十六王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為不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僧會。陞座。參。

雲居億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參。

竹沿首座久參。泐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信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麼生會。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

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更出家。別除鬚髮著袈裟。

有人問我。西下意。拄杖橫挑囉囉囉。

玉泉承皓禪師。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懷鼻。視書歷代祖師名之。乃曰。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

祖元豐間。首集於谷隱。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誦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頌曰。冬至示衆。

日晏運推移。布褐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聾愛高聲。眼昏宜字大。

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目。月白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個頂上具眼。其或未然。

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參。

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繞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罣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

黎華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軍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為受記。便下座。

天衣義懷禪師。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業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拈師。背曰。

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雪竇顯也。於翠峯。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

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雪竇顯也。於翠峯。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

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雪竇顯也。於翠峯。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

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雪竇顯也。於翠峯。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

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雪竇顯也。於翠峯。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

入室

夫耕
人食

鬼神

室中

雪
○

雪
○

雪
○

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偏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設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不怎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像峯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問拈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

（頌）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窄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夫為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饑人之食，令他永絕饑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饑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饑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歡關，幾箇迷途達磨？（頌）上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積覓截鶴夷嶽，盤盤放行也。自腕千拙，收來也。擊摩拏，用之則取，與八大龍圖宮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塵塵見，見佛刹刹，不聞經裏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士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青蘿黃線，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頌）師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甚麼處？此語有兩負門。（增收）（頌）示衆曰：百骸俱散，一物長靈。雲散霞散，散歸上一物長靈甚處。安南堂與云：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蒼天寬。連宮佛刹華無數，眨起眉毛子細觀。（增收）

承天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嶂，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南明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君山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異機獨露。擲明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跡。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塞山拈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詞雪

商 量
勘 婆
子 話

慶嗣
榮延

相二英 敲師子 脚○祇 嗣
別座勝 唱資○樣行賢 北

拈起

北

禪

開

先

諸

佛

說

不

法

底

東

留

玉

帶

先

還

開

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華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不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個偏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由

廣因要禪師上堂古者道稱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其久曰漁翁睡重深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雲居了元佛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鐵跳不出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散滅劍樹刀山喝使摧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一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諸人盡得相見於此明得可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莊破如或未然不免懷身狗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風便放華○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而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間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三首其一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衲衣餘不備錄

智海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圓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畫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撐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遙指遠山青聲禪牀

中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愛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保持宜當諦聽遂曰塞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醬倒晴方藥房店離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晉鶴顛崖上沖天味米民

支那

禪宗正脉第十六

支那

支那

支那

支那

支那

支那

先開
雲居
舜

居雲
舜

大瀉
○

宿三
○

育三
○

山嗣
○

天衣
○

懷天
○

衣懷
○

宗賜
○

通風
○

使帆

撰述一

三

服二

天章楚禪師上堂鼓鑼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諸。蔣山泉禪師。僧問。右大。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陽柳條青。○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

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

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交殊笑。普賢眼。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

慈雲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偏。片月。觸著。偏。鼻孔。珍重

歸宗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鋤出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

船子下揚州。○人天眼目云。鐵船橫古路。○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顛。顛。舉來看。塞山拾得。禮豐千

天宮微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蜜。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

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日霜風漏消息。梅華依舊綴寒枝。

福昌信禪師上堂。召大眾。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慧林宗本圓照禪師。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

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宗一日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

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僧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

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志氣。超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

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

法雲圓通秀禪師。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謁德佛懷禪師。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

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

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

理如何。師曰。赤土茶。一作牛欄。曰。謝師答話。師曰。備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

理如何。師曰。赤土茶。一作牛欄。曰。謝師答話。師曰。備話頭道甚麼。僧擬議。師便喝。○上堂。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

澄照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上眉毛。早是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崇德澄禪師。秀州大也。上堂。觀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道不得。已曲爲諸人。若向粥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且道。若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報本存禪師。在天衣受請上堂。早長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開聖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

衡山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鐵錘。佛尙不在。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煮米。賤。

雲門倪禪師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偏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祇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太平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覺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佛足祥禪師。僧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明因贊禪師上堂。橫接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香。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更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侍郎楊傑居士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祀泰山。一日雞一鳴。曙日如盤涌。忽大悟。乃別。

見異相

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始抑之逗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論。備嘗以警世。

山泉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晦道。年四十餘。讀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曰。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中坐公堂。虛隱。是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開笑曰。趙悅道撞彩耳。

雷悟

○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嘗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他日為門下寶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作高齋自適。

鄭公

法雲寺禪師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繞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因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鼉鼻擲拄杖下座。

本慧林

金山善寧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纏綿。雖然如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纏綿。一念相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重註破。放開則私通車馬。捏聚則毫末不存。若是飽

戰作家。一任是非。貶約。

林本

壽州資壽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祇恐汝不信。曰。如何即是。師曰。黑底是黑。黃底是黃。紙曰。謝師答話。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上堂。乾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佛法。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林本

秀州本覺一禪師僧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著。○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林本

授子顯禪師上堂。巍巍少室。永鎮群峯。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出目前。有口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如且持課。良久。曰。一元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槐院丘參。

地藏恩禪師上堂。雨後鳩鳴。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鐵笛橫吹。風前一曲兩曲。參。靈曜良禪師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闌釘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撮土。借水獻華。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焉拈拄杖。擊著臺曰。參堂去。

香山泳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麼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靈泉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呌。

石佛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頓教。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僊巖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個惺惺。

慈濟禪師上堂。終日孜孜。相為恰似。牽牛上壁。大乘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白兆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門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時行著。臥時臥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瞬目。瞋喜愛憎。寂默遊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忘却水為性命。何待自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饒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圓光。豁然自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為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視嚴初禪師上堂。性之相。一亘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剎境。齊著。且道文殊普賢。在甚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支那

大藏

禪宗正脉第十六

大

卷二

雲秀

德山仁繪禪師上堂。坐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法雲

香積長禪師上堂。木馬衝關。千騎路。鐵牛透過萬重關。木馬鐵牛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蒼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雲秀

瑞相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恥他先佛。轉身一路不在。疑一息不來。還請死漢。乘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

法雲

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久曰。玉離荆楚塞。光動劍出豐城紫氣橫。

秀

真空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作拄杖亦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離

林沖

爲猶太地山河廓然粉碎。華嚴明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歿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

林沖

作麼生。良久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林沖

永泰航禪師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舍不

林沖

得。不可得中。得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久曰。莫妄想。

林沖

壽聖邦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見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

長蘆驢禪師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桌曰。還聞麼。靠却

夫

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

日才

夾山齡禪師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牀立。參

元

元豐滿禪師上堂。此劍乃上事。須劍亦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爲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偏等諸人聞恁

鉢元

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悞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釋子。喝曰。瞋人徒側耳。便下座。善勝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說追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淨
衆言

○法
雲本

○法
雲本

○法
雲本

○法
雲本

○法
雲本

○法
雲本

西京招提湛禪師。嘉禾人也。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華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犬歸不歸。娥眉皓齒猶在。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淨慈楚明禪師。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雪峯思慧禪師。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華。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似井。總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資福明禪師。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雲峯瑤禪師。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塞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闊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遊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熾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褓繡毬。○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顛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脫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我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碣石。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拈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

鬚墮落。師曰。一。傳億萬人傳實。曰。怎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延慶復禪師。上堂。胡宗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抵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

支那

論法雲

雲本

山寧

本覺

一

嗣甘

瑞居

嗣長

信

活祖

師意

嗣長

道真願禪師上堂。世尊接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天竺從諫諸師。具大知見。聲播諸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道功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睹黑白二圓相。乃悟。

答偈曰。暮相。相相擔枷過狀。了不了。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普濟禪師上堂。雨。山青雲開。月白。雲寒。松風庭柏。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尼法海禪師。首參法雲秀和尚。旨於法真言。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徂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屈明坐脫。

承。富弼居士。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嗣禪師主授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願為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施。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願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

曰。一見願公。悟入深。實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說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願師證悟號。尼文照禪師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止。僧堂裏。橋陳如上座。為偈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萬年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秖如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以往杖畫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較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慧林懷深慈受禪師。依淨照於嘉禾寶聖。照舉其遠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其遠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蔣山佛鑑勸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為甚麼秖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為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隱。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

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誦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華知幾多。鑑拈几曰。這箇豈不是活祖師意。○上堂。雲是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師。

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萬壽瑣禪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議。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蕭信
長信
信○

蕭金

山慧

元豐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蕭元

天衣哲禪師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智者詮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限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牀下座

報恩然禪師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雪峯演禪師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針錐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爐鞴祗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象天明峯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參元豐於言下知歸既而回壇山之陽縛節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嶽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秋初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嶽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屢蹶端居則寶座巍巍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倣效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竿簫簫點管何啻稻麻竹草更遑過山翫水擲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華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保重自低昂

秀州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淨慈象禪師上堂古者道一騎在眼空華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騎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其國土遶師十萬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華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華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寶隱惠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也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而地羅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支那

大藏經

禪宗正脉第十六